



# 英勇的偵察員



東北人民出版社



## 內 容 說 明

這三篇戰鬥故事，是作者根據一九五三年國慶節中國人民志願軍歸國代表團代表楊育才、呂大勤、杜根德三位英雄來東北時所做的報告編寫成的。英雄們無比堅強的戰鬥精神，將永遠鼓舞着我們廣大人民勝利前進。

## 目 錄

英勇的偵察員·····	楊	麥 (一)
雪夜的戰鬥·····	厲	風 (二七)
杜根德·····	于	雷 (三五)

## 英勇的偵察員

楊 麥

### 偵察員的心

一九五三年七月，朝鮮的節令正是雨季。狂風吹着暴雨，緊一陣，慢一陣，下起來就沒個頭。

十三日的晚上，仍舊下着大雨。金城西南前綫志願軍某部的首長，特為一個化裝偵察班的十三名偵察員開歡送會，歡送他們去完成一件艱鉅的任務：連夜插入敵人縱深十四華里，搗毀李偽首都師白老虎團團指揮所，打亂敵人指揮機關，配合主力部隊進攻。

偽首都師是李承晚最精銳的一個師，白老虎團又是該師戰鬥力最強的一個團。偽軍的帽徽、袖標以及汽車、砲車上，都畫着老虎頭。跟這樣狡猾的敵人作戰，使偵察員們更加興奮。

在歡送會上，團首長把敵人的情況又重複了一遍。然後，斬釘截鐵地說：「同志們！這次的任務很艱鉅，因此，也很光榮。祖國人民、朝鮮人民以及全世界愛好

和平的人民都在注視着你們！希望你們能準確地完成任務！」

語音剛落，一個陝西口音的人就沉着而有力地說：「請首長們放心，無論敵人多麼狡猾，也要把他們搞掉，給祖國人民爭光！給毛主席爭光！」

大夥一聽語聲，不用看臉，就知道是副排長楊育才同志。

楊育才，今年二十八歲，是一個堅強的共產黨員。多年複雜而艱苦的偵察工作，把他鍛鍊的既英勇，又機智；胆子比天還大，眼睛比鷹還尖。

自從祖國的慰問團到陣地上講述了祖國的偉大建設；團首長又報告了李承晚匪幫強迫扣留了兩萬七千名朝鮮被俘人員，使停戰協定受到挫折以後，他就發現每個偵察員的心裏都埋下了一種激動的感情，這種感情他自己也有，那就是：加深了對敵人的仇恨。他的話，正代表了同志們的意志，使這種仇恨的心情達到了頂點。

有的表示：「我完不成任務不回來見首長。」

有的說：「就是刀山火海在眼前，我也要衝過去，打到敵人團指揮所，給朝鮮人民報仇！」

子夜，十二點零三分。我軍的強大砲火發出了摧毀敵人前沿的第一顆信號

彈，這十三名神奇的偵察員換好了李、美軍的軍裝，便受命出發了。

### 通過前沿

從圍指揮所到敵人前沿陣地，是一段七百多公尺的開闊地，一點擋影也沒有。開闊地的南面，還有鐵路、公路、河。我軍就在鐵路、公路、河的這一面把敵人擋住了二年之久。

敵人因為經常受到我軍小部隊和強大砲火的襲擊，就不斷地修築防禦工事。到現在，已經形成了一個完整體系的陣地：山與山之間有四通八達的交通溝，山上有各式各樣的碉堡，山下有二十來道鐵絲網，每道鐵絲網上都拴滿了掛雷。敵人的砲火也很瘋狂，尤其當我軍發起進攻的時候，砲彈比雨點還密，緊緊地封鎖着前沿。

偵察員們被砲火封鎖住了。

楊育才聚精會神地察看着情況。察看着同志們。同志們的情緒都很好。他安心地剛把頭轉過來，忽然又想起了小連絡員韓淡年。

韓淡年是一個二十一歲的朝鮮族戰士，家在東北住，說一口流利的中國話。一九五一年，為了響應祖國的號召，他放下書本，走出學校，來到了朝鮮。當他第

一步踏上朝鮮國土的時候，就有一種不平凡的感情激動着他。他含着熱淚看過了倒塌的房屋、燃燒着的稻田以及死傷的嬰兒和母親。他懂得了自己所做的每一件工作的意義，他知道了自己對每一個善良的人民應負的責任。他日日夜夜地工作着，不是幫助首長審問「舌頭」（為了了解敵情而抓來的俘虜）就是到前沿去向敵人喊話。他完成了每一項工作，工作也鍛鍊了他。

但是，楊育才知道，雖然他在團部工作很有本事，可是做偵察工作還是第一次。他怕他胆怯，忙爬到他身邊問：「怎麼樣韓淡年，害怕嗎？」

韓淡年說：「不——」

雖然韓淡年答的挺乾脆，楊育才也聽見了他的語聲裏帶了一點顫音，嘴不說心話：「這個小傢伙，嘴真硬！」接着把他拉到身旁，告訴他：「別害怕，不要離開我！」

韓淡年平常沒有一刻這樣老實過，團部裏的人都知道他，每天總是活蹦亂跳的，一高興都能把房子鬧鼓盞。但是在這種情況下，他可有些胆怯了，躲在楊育才的身旁，睜大兩隻眼睛，盯着楊育才的動作。

楊育才知道隱蔽就得消耗時間，而時間對完成任務又有決定性的意義，他下決心不能讓敵人黏住！

在多年的偵察工作中，他遇見過不少複雜情況，也積累了不少經驗：冬天，在雪地上走路，他能使腳下不發出一點聲音；黑夜，用手摸着雪地上的腳印，他就能分辨出敵人行動的方向。對敵人砲火的規律他更熟悉。他睜大兩隻鷹一般的眼睛觀察着，琢磨着。當敵砲排射的位置稍一轉移，他一聲令下，十幾個人像飛一樣，穿過彈坑，向南跑去！

天黑，路滑，稀泥一濺多老高，跑幾步一個筋斗，褲腿子都叫鐵絲網給挂亂了。他們忘記了疼痛和疲勞，鑽過了敵人的鐵絲網，繞過了敵人的佈雷區，沿着金城西南一條直達敵人縱深的公路，快速前進。

一路上，雖然全身澆得濕淋淋的，可是口內還渴。偵察員們跑的滿嘴直淌沫子，渴的嗓子眼直冒煙。實在渴急了，就舐在道旁喝水溝裏的水，其實這根本就不 是水，而是泥漿，一點也嚥不下去，只好用嘴含着又跑。

### 「古如姆沃巴」

戰鬥中鍛鍊一個人可真快，在幾十分鐘以前，韓淡年還有些胆怯，經過這一段路，胆子就變得大了：腿不抖了，身子也不發緊了。他跟在楊育才的後邊，一邊跑一邊說：「副排長，在前沿上我還有點發慌，摸不準深入到縱深會怎麼樣，其



實，一進來就沒啥了。」

楊育才擺擺手，向他「噓——」了一聲。

他馬上閉住嘴，他知道這一聲的意思並不是不讓他說話，而是不讓他說中國話。

深入到敵人縱深，說中國話是很危險的。要叫敵人發現這是中國人民志願軍，就要吃苦頭，就要完不成任務。偵察員們嚴格遵守着這一條紀律。不會說朝鮮話，就只喊：「巴利，巴利。」（朝鮮話，快跑的意思）

他們就這樣呼應着往前跑。快要到敵人砲兵羣的時候，一架敵人飛機投下一顆照明彈，把大地照的明晃晃的。楊育才藉着亮四下一看，發現在他們後邊有一個戴鋼盔的傢伙，不遠不近地跟着跑。他斷定一定是敵人的散兵，就告訴韓淡年：「問口令！」

韓淡年轉回身，舉起槍，用朝鮮話問：「口令！」

那個人嚇得哆哆嗦嗦地答道：「古如姆沃巴。」（朝鮮話，雲電的意思）轉身就往另一個方向跑去了。

口令，對偵察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這麼多人深入敵人縱深，不能取得口令就寸步難行。同志們都珍惜地念誦着：「古如姆沃巴」，「古如姆沃巴」。

楊育才想：「口令是知道了，但是現在還不能用，摸不準這是真的還是假的。」他剛把這道命令傳下去，只見山脚下有刺刀一閃一閃的，是敵人的哨兵。

兩個敵人的哨兵，分佈在公路的兩側，左邊那個蹲着，右邊那個站着。楊育才剛想告訴韓淡年問口令，沒曾想敵人早發現了他們。

站着的那個問：「幹什麼的？」

偵察班的另一個小連絡員金大柱挑高了槓門反問：「你是幹什麼的？」這一聲反把敵人震住了。

方才那個哨兵胆怯地答：「哨——兵。」

楊育才怕說多了露出破綻，就捅了一下韓淡年。

韓淡年拔步上前，裝出一幅敵人軍官的神氣，兩手叉腰，蠻橫地說：「前線這麼緊急，你們還囉嗦什麼？快走！」

敵人哨兵一聽，更害怕了。蹲着的那個也站起來，兩個人傳遞着驚奇的眼色，敬着禮，一聲沒敢吱。

偵察員們大模大樣地從敵人哨兵的身前走過去了。

當他們走到方才問話的那個哨兵身前時，韓淡年用肩膀碰了一下楊育才，指着袖筒裏的「擴子」（即偵察員隨身帶的匕首），向那個哨兵拱拱嘴。楊育才明白他

的意思，是要把那個傢伙搞掉。在這種情況下，搞掉兩個哨兵是很容易的。不過他知道偵察班的主要任務是迅速插入敵人心臟，不能因為一點小便宜就誤了大事，便向韓淡年搖了搖頭。韓淡年也領會了楊育才的意思，一點沒打站，和同志們一起奔西山脚跑去。

有了口令，又通過了敵人崗哨，韓淡年更高興了。他剛表露出這種快樂的心情，楊育才就小聲對他說：「先別樂，還得找機會把口令證實一下。」

說話之間，只見東山坡上跑下來三個敵人散兵，跑了幾步，又站下了，槍栓直響，看樣子敵人是發現了他們，準備向他們發問。

韓淡年沒等敵人開口，就高聲問：「口令！」

敵人答：「古如姆沃巴。」

同志們的情緒馬上高漲起來，心在跳，嘴在笑，互相慶幸着一件事：口令證實了。

### 不能讓敵人黏住

偵察員們邁着輕快的脚步，順着公路，向敵人的心臟猛插。大雨難不住他們，泥路難不住他們，連敵人的崗哨也難不住他們。

過了「勇進大橋」，聽見一陣嗚嗚的聲音。定睛一看，原來是兩輛汽車，射着強烈的燈光向北馳來。

楊育才知道偵察班十三個人只穿了九套半李、美軍裝，偽裝的並不十分周密，怕燈光強，被敵人看漏了，忙下令：「排成一路，靠右，隱蔽！」同志們馬上就隱蔽在草叢裏。

敵人的汽車越來越近，同志們的心也越跳越厲害。任憑敵人的增援汽車坦然地開上去，不許打，不許碰，連罵一句都不許可，這對偵察員們該是一種多麼難忍的折磨呀！每個人的心都扣緊了弦，靜靜地注視着楊育才。

楊育才始終一聲沒響。他知道做偵察工作不只是眼睛尖，耳朵尖，腿快，手快，而且還得能軟能硬。該混便混，該躲便躲，該打便打。正因為這樣，他才一動沒動，睜大兩隻眼睛，把汽車迎了來，又送過去。直到汽車跑遠了，他才下令：「繼續前進！」

走了不遠，又聽見了動靜，這回的聲音更大，燈光更強；五、六十輛汽車，結成了一條火龍，一直向北駛來。偵察員們又都隱蔽起來了，汽車一輛一輛地飛跑過來。

先頭的七輛剛開過來，忽然從北面傳來了密集的槍聲和爆炸聲。楊育才知道

這是方才過去的兩輛汽車被我們後續的穿插部隊截住了。

這時，前面這七輛汽車也站住了，正好擋住了偵察員們的去路。車燈照的格外通亮，車上的偽軍也都站了起來，嘩啦嘩啦地亂叫。後面的大隊汽車也在遠遠的地方停住了。

偵察員們都靜靜地躲着，估計到在這種新的情況下，他們的副排長一定會有新的決定。

楊育才看了看夜光錶，正是十四日一點四十分。據了解，敵人的團指揮所在三點鐘以後就要逃跑了。現在距離敵人逃跑只有很短的一段時間，在這樣短促的時間裏，要走很遠的路，還要截住敵人，消滅敵人。每一分鐘對偵察員們都有特殊意義。楊育才估計一下情況，認為後面的大隊敵人不會立刻上來。他下決心：「打它個措手不及，不能讓敵人黏住！」他瞪起眼睛，跪着一條腿，擦緊拳頭往地上猛力一捶，喊了一聲：「打！」接着，子彈、手榴彈，就像雨點似的，向敵人的汽車上飛去。

敵人沒等端起槍就死了一大半。有的死在車廂裏；有的剛伸出一條腿，就跨着大箱板死了；司機死在駕駛棚裏，手還握着方向盤。沒死的就吱哇亂叫，誰也不知道他們嚎叫些什麼！



畫羊曲

韓浚年告訴楊育才：「他們說不要誤會。」

楊育才笑了笑說：「呵！真是天曉得的誤會。」

戰鬥繼續不久，我軍後續部隊的先頭部隊就趕到了。偵察員們把俘虜交給他們，又繼續前進。

從二青洞向西拐一個大彎，就看見一所大房子，從玻璃窗射出來明亮的電燈光。楊育才拿出地圖一對照，知道那就是敵人的團指揮所。

## 奇襲

敵人的團指揮所是切斷山坡做成的一個大碉堡，四周圍滿了鐵絲網。鐵絲網的裏外停了三、四十輛吉普車、十輪卡車，馬達聲震的什麼也聽不見。偽軍們來回不斷地往車上搬東西，準備逃跑。在鐵絲網的外面有一個警衛排，這是保護指揮所的主要戰鬥力。

楊育才把情況研究明白，把同志們分成四個組，交代清任務，就命令：「趁着雨大、霧濃，敵人紊亂，我們立刻行動！」

四個組像四把尖刀分路向白老虎團的心臟插去。

奇襲開始了。

第一組從正面攻擊。他們順着鐵絲網、摸到警衛排跟前，一頓手榴彈把敵人打的慘頭轉向，死的，躺在床上一動沒動，沒死的就空着手逃命，衣服沒穿，槍也沒拿。一組的同志們跟着屁股就追，直到把這一排人消滅淨了，才到「下楓洞」的公路上去卡住敵人的逃路。

在第一組打響以前，二、三兩組就隨着裝東西的偽軍，混到了司令部門口。

屋裏有幾張條桌，桌前坐着十來個李偽軍官，都穿着米黃絲光卡嘰的軍服。軍帽、望遠鏡、照像機、手槍……雜亂地堆在桌子上，安靜地聽着一個軍官講什麼。他們做夢也沒想到，就在這工夫，他們的門已經被英雄的志願軍把守住了。

槍聲一響，偵察員們就把手榴彈扔了進去，轟的一聲，電燈滅了，槍聲和敵人的嚎叫聲混成了一片。

打開了司令部，三組留在這裏，二組的同志們就去打砲兵室。

砲兵室裏掛滿了地圖和彈皮的照片。偵察員們打了一排槍，衝進去，裏面一點動靜也沒有。他們拿着手電筒四下一看，只見床底下有一個黑色的大東西在蠕動。揭開黑布一看，原來是兩個嚇呆了的敵人，兩手正在撕肩章，見了志願軍戰士們，撲通一聲跪在地上，低着頭交出了手槍。

砲兵室西面的一個小屋子裏，住着一個美國顧問。在幾分鐘以前，他還瞪着



兩隻兇狠、貪婪的眼睛，部署着砲兵，妄想在那朝鮮的土地上逞一逞威風。沒曾想，幾分鐘以後他就做了異地之鬼，兩隻眼睛再也睜不開了。

屋裏搜索完了，偵察員們就押着俘虜往外走。一出門，看見院子裏有個死屍，一個偵察員隨便踢了一腳，吓了一跳，原來是個活的，立刻就生擒了。

就在電燈滅了的工夫，三組包月祿冒着砲火，端着槍，鑽進司令部，向兩端猛力掃射。槍聲一住，屋裏就沒有動靜了，只有電話機和電報機不住點地吱吱亂叫。包月祿用手電筒一照，收話員已經被打死了，頭上還帶着聽音器。

這時，另外幾個偵察員也都進來了，從床底下、立櫃裏搜出來一羣敵人，蓬亂着頭髮，漆黑的臉，有的換上了便衣，有的撕下了肩章。偵察員們繳下了他們的武器，就把他們押到公路上去了。

包月祿拿着手電筒往牆上一晃，在一張作戰地圖的旁邊，掛着一面紅緞子，黃穗，當中綉一個白老虎頭的團旗。這回他可樂壞了，飛步上前，摘下來的往外跑，站在台階上高聲喊：「副排長，看，敵人的團旗！」

楊育才用手電筒往旗上晃了一下說：「好呵，同志們，虎頭被我們打碎了。」聽見喊聲，偵察員們都樂的蹦起來。

原來楊育才領着第四組的同志們，在槍響時把門口吉普車上的散兵消滅掉